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同蔡虛齋曰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由此而王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異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按第一章崇王道而黜霸功即齊之時勢以明其易王第二章言成致王之功而不動心其不動心之根源則由於知言養氣而得統於孔子正見王道原於天德之意第三章言王霸之別在誠偽之分第四章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一

近譬堂藏板

章勉人君為仁而以榮辱挑發之蓋以羞惡之良動之也第五章指陳仁政之實而言其必可以致王蓋以欣喜之情動之也第六章言不忍人之政在推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心又人所皆有但在識其端而擴充之亦王道原於天德之意也第七章即人之當擇仁而處而以恥字挑發之亦動其羞惡之心也第八章言聖賢樂善之誠第九章指夷惠之偏而明其不由亦願學孔子之意也熊勿軒說未免粗疎之病而第二章單提養氣集義以為言尤失其旨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唯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蔡虛齋曰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故當作自許說問孟子敢自許否

異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

辨按不但曰可許而曰可復許便有津津然慕其復見之意亦有恐不然疑其不可復得之意足見公孫丑淺鄙處○此必孟子在齊齊王以三卿之位待孟子之時丑故以當路設問而欲復見管晏之功也輔氏以為丑初見孟子時事未確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二

近譬堂藏板

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蔡虛齋曰聖賢之事謂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管仲之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掀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辨按齊人豈不當不囿於習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却用一箇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箇圈積裏直使他開口不得然誠字之前孟子亦未便以齊人待之以其能知從學或不囿於習俗今猶然為管晏復許之言則依然只一箇齊人

亦有憐憫他意思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

爾何會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于於是。

孟子引會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圖大全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

圖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蔡虛齋曰。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却為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曾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為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意服人邪。○功烈其實。是卑。只到富強。任了。視伊周何如。○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一條下云。辟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

處矩作爲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矣。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抱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抱亦太鑿矣。

慶源輔氏曰。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爲。未說到功劫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爲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爲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雙峰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四

近譬堂藏板

正所以獲禽。卽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僅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問。按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敵。當而後以管仲爲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畏只是敬。畏非必畏之。爲不敢。及蹇然。艱然。亦極力形容其低。謂得君子處。得君專。行政。次固要夾起。功烈畢然。時解。謂得君專。便合勢字在。行政。久便合時字在此。却不假使管仲得君雖專。而齊非洋洋大國。行政。雖久而非春秋。凌夷之時。則亦不可謂之時。勢易也。得君主。王道處。不必牽扯。時勢。是他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王道處。不必牽禎。按兩執賢。只就人品上說。爲是。若就功業上較。賢否。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執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却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非專以功業論孰賢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或問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精義

楊氏曰今人為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為何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五

近譬堂藏板

之也今蘇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夫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同董氏彝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曾西之言推尊

聖門高弟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蔡虛齋曰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

猶未知曾西耳。

辨按時解謂凡人願則為，不願則不為，此是將願字作孟子自己願望說矣。本文只是見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則我之不為可知。而子乃為我期望之乎。孟子不為在二句夾縫中，蒙引以願字對前許字說為是。翼註謂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只是同一淵源之意。此却可從。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顯，顯名也。

同蔡虛齋曰：夫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在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履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六

近譬堂藏板

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辨按上已說功烈如彼，其卑豈不知其為霸，况顯乎。今丑却又舉來說，甚重兩以字見其霸，乃管仲以其君霸，其顯乃晏子以其君顯，這是何等才力。故下文以齊王猶反手以王，正對以霸以顯兩以字說。前可復詰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詎其不屑。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諸類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會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同蔡虛齋曰：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能致

其君也

辨按看來以王不能由反手以齊王乃能由反手以王是孟子本領以齊王由反手是當日時勢究竟只要有孟子以王之德縱不反手亦終須是王而就時勢上說者因丑惑反手之說而開陳之也其實孟子雖當時勢之難亦必不肯為管晏之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七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趨善之時也○蔡虛齋曰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感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德益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怒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說○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
異蔡虛齋曰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
同小異○在武王為政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一說承上齊王反手言齊王之易若此也一說謂似無難然者據下文今時則易然則當從無難然之說不必拘拘於猶反手之說
辨按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曰才有其二言未洽於天下也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正釋繼之二字也然後教化大行總承上武

王周公蒙引單以制禮作樂爲教化。豈武王克商全無教化。只待周公行教化乎。至以武王爲政化。大行周公爲教化。大行尤謬。文王之德本兼政教。然後大行。卽文王政教之德大行也。言教化則政自在其中。何可分也。○今言王若易然。正根反手來。由孟子言猶反手之易。故曰今言王若易然。不然則脫節矣。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八

近譬堂藏板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蔡虛齋曰。當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執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以下條註云。自文王至此七百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至異於紂之猶有善政可餘。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見。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勢之難。○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人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

是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
○王觀濤曰朝諸侯卽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
也。只是振起之耳。

辨按一時之難中又分三段。一則見人心戴商之舊
一則見商家遺澤之遠。一則見諸賢維持之力。歷歷
序來。見時之難如此。至勢之難。只用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一句帶出。可見時勢不平對甚重。時字卽後
夏后殷周之盛一節。言勢之易。王者之不作一節。言
時之易。玩本文且字。一轉亦歸重在時上。蓋戰國之
時乃急於望仁政之時。卽無齊國之勢。亦不害其爲
易王也。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兩明點時字。
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爲然。亦重點兩時字。大有深心。
時解一味平說。似未得孟子本意。○然而是以緊相
呼應。不必以方百里起斷住。而以是以難也。總承時
勢蒙引說。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待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九

近譬堂藏板

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異蔡虛齋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鎡
基不待時以種田言蓋以待時譬乘勢也此待時
與下如待時以種田言蓋以待時譬乘勢也此待時
時勢。○先說智慧乘勢然後以鎡基待時譬之。猶云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以下句明上句也。
辨按引言四句只是見時勢之要而不可不乘耳。並
無以智慧句作主而以鎡基句譬之之意。時解皆以
今時時字作日字看言今日之時勢則易然後惟此
時爲然亦兼時勢愚意固兼時勢而勢必因時此意
正須見得如不當王者不作憔悴虐政之時則雖有
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之勢亦何所施既當王者不作
憔悴虐政之時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以致王
孟子單點時字不
點勢字恐有眼目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同大全詹氏道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爲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蔡虛齋曰。此言其勢之易也。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十

近譬堂藏板

下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以此民心之易得也。或者只以地辟民聚爲勢易而以行仁政而王爲勢易之外句誤矣。

辨按註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緊對文王勢之難說。可見此一段自重。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更着一又字。便是將齊有其民包在齊有其地裏。面說非平對也。未有有其地而無其民者。但民不凋敝。尤見其勢之盛處。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同蔡虛齋曰問勢易明易如何分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

辨按如滕文之弱雖當其時亦不能致王此所以必兼勢說也但不至弱如滕文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皆可為政於天下矣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自是戰國時侯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宿左傳楚子乘駟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遽曰置步遽曰郵漢西域傳因駟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三公孫上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雙峰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鑑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呂晚邨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說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忽不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證得一箇速字○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緣德本極速也

異蔡虛齋曰或以德行速對上文勢易時易作三段平看非也只是引孔子此言以申上意耳故本文只

曰今時則易然也。又曰惟此時爲然，而集註曰：由時勢易而德行速，心德行速，只附在時勢易上。觀集註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不着他語，明其止是引證上意，無他意也。○林次崖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本時勢易上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孟子引之則然。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十一 近譬堂藏板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同 大全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樓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王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并論管仲晏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呂晚邨曰：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

兩件事理合一處。

異蔡虛齋曰：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速意也。此處方帶連。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意重在德行速耳。

辨揆德行原不因時勢之易而後速。然時勢易，則德行益見其速耳。文王德行非不速，如置郵傳命，路途却有阻隔，相似孟子以齊王非德更過於文王。如驛馬更快，步遞善走路，途全無阻隔，安得不事半功倍。○當今之時，一句提起，又以萬乘之國而行仁政，民之悅之，自是猶解倒懸矣。倒懸須是仁政解，然民如倒懸，豈非王者不作而懸於虛政乎？分明單對時字說，但非萬乘之國之勢，則解之猶難。有萬乘之國之勢，則解之更易耳。此時字所以重於勢字也。故此時為然，雖兼時勢易而德行速，然時字畢竟是吃緊。故獨提時字出來作結，此意學者當善會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丑

三

近譬堂藏板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感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

語類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公孫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古

近譬堂藏板

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當甚
 閑事○公孫丑初問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
 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
 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
 理孟子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
 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
 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
 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忤看如何大利害皆
 不足以及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
 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
 承孟子之言便且問浩然之氣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
 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
 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無疑惑然後能不動則又
 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
 以無所疑惑居先○又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

○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
 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
 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東陽許氏曰此章當
 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
 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本心虛靈靜一能
 明天下之理者此也是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
 有所不能明而疑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則疑懼乃
 動心之目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
 蔡虛齋曰理在事物為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於
 己為德故曰立屬無所懼○雲降云孔子四十而不
 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
 所以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
 而誠也此說似是而非蓋孔子不惑亦兼道明德立
 非專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可如此強分別蓋
 認不惑字不真故也○呂晚邨曰失聲破釜見色豆
 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
 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為酒所動耳

辨按既曰由此霸王不異矣。又曰如此則動心否乎。分明以王霸之功業為在外而以心之動不動為在內。將內外打成兩截矣。豈知纔動心便自擔當不起。纔可建此霸王之業。已只是應之如等閒。豈有兩節。○上章孟子既以王道黜霸功矣。今必曰由此霸王不異。仍不肯撇却霸王字。是何等拖泥帶水。孟子只要講不動心之道。無暇辨他。

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即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壹 近譬堂藏板

諸類告子之不動心是籠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而不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同大全慶源補氏曰告子外義未為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為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蔡虛齋曰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而丑亦自言過孟賁遠矣。若全以為一類。亦不得為過之遠。○孟賁勇士齊人。力能拔生牛角。秦武王好多勇士。賁往歸之。**辨**按註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可見是不難。非不動心。真不足為難。但不知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弟要不動。則告子亦常先我。不動心矣。何足為難乎。則此亦不足為難。是緊貼告子說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有許多般故先

開一步。○一先字便見不難時解因以先字爲告子罪案其實何妨未四十而不動心如顏子年未四十何嘗學問不及孟子但告子之先却是強制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

孟皆是有主但有精麤之分

辨剔丑承告子先我不動心而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

字答之而下言黜有道之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

曾子之道也黜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

子後於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以下乃發明之時解專以有字指告子舍黜一

流人說者非是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去 近譬堂 藏板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

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語類孟施舍北宮黜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黜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爲

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推其心以必勝人爲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異林次崖曰。不膚撓不目逃。只是不怕痛不怕死耳。一句與無懼相似。思以一毫挫於人。意思管到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止視刺萬乘之君。至無嚴諸侯。又是一意惡聲至必反之。通管上面寬博萬乘諸侯。○按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故能養成其勇。便如此。若肌膚被刺。亦挺然不撓。目睛被刺。亦疑然不逃。不但無此理。且既被刺矣。何必勝之。有他却是膚斷不被刺而撓。目斷不被刺而逃耳。○註云。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可見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緊跟上思以一毫挫於人。二句來言。思以一毫挫於人。便若撻之於市朝。故不受一毫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七

近譬堂藏板

挫於褐夫亦不受一毫之挫於萬乘之君。至他視刺萬乘之君。則又若刺褐夫。此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不受人之辱。而加威於人。則又易如也。無嚴諸侯却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實。故又以無嚴諸侯一句總實之。曰挫曰刺。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所加者微矣。至亦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各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類問 集註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語，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矯，尹公之他之類。○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也。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是勇大。比曾子不獨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

大 全慶源輔氏曰：注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和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為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黝舍本以心為主，而能不動心，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處，孟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說○東陽諸氏曰：黝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大 近譬堂藏板

能為必勝哉，却又自開一句，見他胸中有玉，不動心有道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國 讀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柰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相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國** 題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

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

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

說話他也不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雖是聖人與他

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

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

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

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共是

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

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耳。○蔡虛齋曰。上既云孟施

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黝矣。乃又曰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何與。曰。舍似曾子。黝似子

夏。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為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

說到優劣也。○北宮黝亦有守。均是心有主也。心有

主。便亦是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之約也。故註云。論

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呂晚邨曰。孟施

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句似應以舍黝為主。

而援卜曾從之。然孟子原為論己之不動心。因公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充

近譬堂藏板

丑借孟賁為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

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為上。故

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由曾子。子夏。却又

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

由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評品黝

舍。却正為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譬颺。是孟子

文章神化處。

要緊處。何為着此閒文。正謂不論精微。但論外面。假

氣象。則舍亦可。則告子黝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

微。不相粘。假氣象。則告子亦何。不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

人。不相粘。合處。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實

不粘。合。○註解賢猶勝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蓋一箇以必勝為勇。一箇以無懼為勇。若兩勇相

敵。未知那箇勝。來然不論勇而論守。則守必勝者。不

若守無懼者。為得其要也。何也。必勝恐有時而不勝。

無懼則安往不得。其無懼哉。○此章書似字。同字異

字。正是一章眼目。惜無人拈出。從來異端之亂聖學。

只是一箇似字聖學之不同異端亦只要辨這箇似字不然孟子只自言不動心在於知言養氣是矣何為攀扯告子來說正以告子之不得勿求有似於能知言養氣而實大異於知言養氣恐人以強制不動者亂聖學耳引一告子又類引黜舍見異端與異端亦有辨也引一願學之孔子又類引冉牛顏閔與夷惠許多人以聖學與聖學猶有辨也北宮黜孟施舍與子夏曾子何涉而謂其有似正以黜舍似子夏曾子而實非子夏曾子影影見告子之似孟子而實非孟子也前以似字埋伏後以同異字相照應隱含線脈正印孔子惡似而非一段意思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慍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釋題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卷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慍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

不憂不懼也

辨按語類云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則可見本文自反而不縮二句只形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來言不縮則必慴如何為大勇必自反而縮然後于萬人無不可往然後乃為大勇時解有謂揣處正是勇處能揣乃能往其說斷不可從蓋既自反不縮矣則我之理不直氣不壯如何尚為大勇或曰古今無自恃底聖賢安在事皆縮而存必往不揣之心也曰聖賢雖縮安不敢自以為縮者乃其望道未見之虛懷也若自反尚有養勇未成時事不是大勇時事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必定是不疚矣豈尚有疚而以為不疚乎○自反之所以能縮者固由平日功深然自反只在當下說不在平日用功說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辨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勦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勦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此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今謂約為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為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可又奪而歸之曾子耶

論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

就理上做工夫。○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者約耳。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此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峰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不縮。○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蔡虛齋曰。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文。詳之蓋謂孟子之不動心。在集義以養浩然之氣。而孔子此言。正以直養氣之說也。是孟子得之於曾子。曾子得之於孔子者也。故曰其原蓋出於此。然孟子之不動心。實兼知言養氣而養氣中許多節目。皆未及也。故又曰下文詳之。此詳字與下文又詳告之。以其故者。同饒氏之說少異。○顧麟士曰。此節又出氣字。前不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是肥與人之辨。此不如是理與氣之辨。
按孟施舍之守氣。如何爲約。蓋他不論勝不勝。只是以無懼爲主。此是可信。得及底。人斷不能屈。他豈不是所守得其要。然只是氣上守得其要耳。未於理上守得其要也。曾子只是反身循理。故所守尤得其要。時講孟施舍守約。以曾子較之。則曾子所守爲尤約。便似孟施舍不約一般。本文却是說舍所守之約。是氣上約。曾子所守之約。是理上約。守氣之約。又不如曾子守理之約。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或問

如子之言。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己之言也。孟子

之所知者。他人之言。二者亦不同矣。而以一說貫之。何耶。曰。是亦嘗欲一之矣。然以告子之所不得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類。而所謂勿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己之言。則不應無一辭之合理。而常自處於詖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復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慊於心則非義之義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慊於心矣○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語類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

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又曰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是○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雷

近譬堂藏板

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把柳也旣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只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地此其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壹

近譬堂藏板

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責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又曰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春。○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是。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那爭亦不多。蓋為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籠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纔一暴。則其心志便動了。○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着。方始德不孤。○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聞珮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

無此等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蠶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先生問公每讀勿暴其氣如何對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時者把捉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時若母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母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蠢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美

近譬堂藏板

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於心之驗也○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有詖發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則諛淫邪遁之失不得於心而每求諸心則其窮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卽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爲本又無正怠助長之弊方爲能致養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爲急本而緩末猶之可也言尚爲可也○心存知而氣無知雖云

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由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之言。天下之言也。愚嘗一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宅

近譬堂藏板

而全不同者在此。○蔡虛齋曰。此問是問孟子告子所以不動心之道處。正承不動心有道乎曰有而云也。如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下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在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不動心。其道在知言養氣。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要皆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註此其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道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不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邪。如北宮黜孟施舍。各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主非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微矣。孟子豈不知哉。對公孫氏子云云耳。○不得於心。亦須求於氣者。如手容亦要恭。足容亦要重。視亦要明。聽亦要聰。要之心。與氣未始不相通也。故告子之言。只得爲僞。可終未得爲是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學者於心中。理有不明。是不得於心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天

近譬堂藏板

則當覽觀乎經史質問於師友以求其明此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事便是求助於氣處○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直恐動其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又恐氣反動其心也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道也如此不動心是誠亦不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為急於本而緩於末曰心者氣之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為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為重也此只就其制其心上說為急於本若正論急於本則須是持其志方是此特據告子所病而取其彼善於此者云耳○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惟內同而外不同失於外之外指言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呂晚邨曰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窠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不得正從向來勿求來○陸稼書云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拘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委靡

矣。故爲陽明之學。強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曠。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愚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垂笏。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揚墨。揚墨之於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无

近譬堂藏板

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

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蔡虛齋曰。告子不得於言。本是心之失也。而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本是氣之失也。而乃勿求於氣。此告子之執拗自用。所以爲不智甚也。○呂瞭邨曰。夫志以下六句。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難。或問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賈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賈夫物我於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存不自知其言之失之理乎。此言字雖有不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又曰：是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集義而無不謙於心矣。曰：由是以集義，可見知言是前一截工夫。蓋必窮理乃能知言，精義乃能集義。至於義無不集，則浩然之氣無不充滿而配道義矣。此知言養氣雖為二事，而初無兩種工夫也。○告子不得於心，不是他已知持志了，但不知於心，但力制其心而不求助於氣。只是硬把捉在這裏與持志相似而不同。至勿求於氣，已缺了外半邊。論內之養，他又不知敬以直內，學問養心。持者把捉較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樂時也須哀樂，審較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思謂養心當兼動靜。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是也。持志則動邊意居多，蓋志是心之所之，已是動了。却操之使他當理中節，故朱子以當喜怒哀樂言之。要亦

離不得敬。故註曰：人當敬守其志也。或曰：敬守其志使之發必中節，便是不使喜怒哀樂之過其分矣。而又以無暴其氣為下面一截事者，何也？曰：持志時固是要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矣。然臨時却或不當喜而喜，或正當喜時忽過其分，這便氣之暴處。故理上應事分明，又要氣上守得定，乃能無過。故曰：無暴其氣是下面一截事。○夫志六句，既承不得於心，勿求於暴，只對勿求於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並告子之不及細辨之也。黃洵饒悞，以持志對不得於志者，亦未及細辨之也。○時解混纏入四句，而晚邨亦以每言一句承上不可，每下一句駁上可字，悞矣。○禎揆知言善養，都是成放字面。若論工夫，則窮理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而集義必先窮理，則窮理是始事，集義是終事。故朱子謂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共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此以

心之不動處言因有知以爲引導而浩然之氣以爲之助也。金仁山不得其解。乃謂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則悞重知言而輕養氣。不知語工夫始事以窮理爲難。終事則集義亦不易。語成效則知言直貫乎集義之後。而養氣直配乎道義之全。不可有輕重之分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或問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非之於此。亦可見矣。
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爲養之理矣。○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者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蹶者趨

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喫一鼠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枝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

精義明道曰氣一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

回大全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被何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不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乎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是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常有一所以氣亦次焉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黃氏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蔡虛齋曰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蹶固是忽然啖一跌若趨走則是着意者如何以為氣動志曰趨走雖着意然亦非預擬之者故或問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

墨蔡虛齋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兼善惡說不可專就惡邊說志向而善則氣亦從而善亦見得志當養氣做此

繼按若孟子開口便說志至氣次則真有等級之懸矣今先說志為氣帥氣即體充則志氣已是不相離下接志至氣次則緩急之間能爭幾何丑脫離了首

二句看故有無暴其氣之疑。○持志則當行便行當止便止無暴其氣則不但氣以從心而並能當乎其則。今日壹曰動都是偏勝不好字眼如何可該善。邊說。○氣壹反動心如正當喜時喜之氣一時情勝雖欲止於喜之則而不得正當怒時怒之氣一時過當雖欲止於怒之則而不得便是以喜怒之氣而動其心。○心蹶趨是就至粗且顯者言之非單指此等爲氣能動心也。○饒氏謂君子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愚謂足容當重便須重手容當恭便須恭此只是持志事惟是足容固當重或因一時疾趨而不重手容固當恭或因一時忙迫而不恭這便是暴其氣無暴其氣須是養得成了聲。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善

近譬堂藏板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如何程氏謝氏得之矣蓋並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勇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

子類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以得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德修謂養氣爲急知言爲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修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問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爲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經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暇只恁休去又曰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未稍都只恁休去又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稍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要砍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當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誦讀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二三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知言知理也○知言然後能養氣○孟子說養氣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
 養此氣也。○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
 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
 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
 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
 生。○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
 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
 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充大。○浩然之
 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
 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
 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
 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
 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
 細。○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
 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
 金石也透過了。○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
 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頭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
 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

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文振
 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
 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
 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
 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
 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
 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
 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
 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
 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存
 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
 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
 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
 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
 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
 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美

近譬堂藏板

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摟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顏子微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似迹。孟子其迹盡現。然學者則須由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

以養之。便可以充塞宇宙。不是謂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耳。

精義 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同 大全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雙峰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處。○黃氏洵。饒曰。盡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黃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警堂藏板

者泛言之復其初行之事。○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所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白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為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拮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捍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捍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

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夫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箇知言即是智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為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蘊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蔡虛齋曰上文所說已見孟子不動心之大畧然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亦因之可以論斷其得失而孟子之未嘗正告以我之所以不動心處如何然丑因孟子之言便知得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故復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如此而夫子能然者能不動心也非謂其所以異也。○上文誦告子之言而以已意斷之但見其不合而有異耳未見其所以異處何在此則明說出知言養氣則所以異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者在是矣。蓋據孟子之知言，便見得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異。據孟子之養氣，便見得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孟子之學，一出於孔門也。○知言則彼不能惑於我，養氣則我無所懼於彼。○或曰：是非以義理而言，得失以利害而言。○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也。善養者亦順而不害之謂耳。非謂必善養然後浩然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一句愚竊疑焉。恐是說富貴貧賤威武之類皆低，若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上來。所謂浩然而盛大流行者，豈有加於此。此固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之也。如何乃猶以為低而不足以語此耶。大抵是記錄者之誤無疑。明道之詩亦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豪雄，則亦以為為人道之極致矣。○呂晚邨曰：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不在外耶。

按不能疑，安能不懼。告子之冥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由所疑而窮極之，以至於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於自無可懼，不啻如涇渭淄澠之不同。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時解多云：告子自以為為不動，究之未嘗不動也。纔云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根。愚意告子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只是未成時事，到得以為求為養之道，至於人則何懼，但與孟子自無所疑懼者不同耳。可見孟子與

告子所爭在所以無疑懼之根源而不爭在疑懼與不疑懼也。告子愈不疑懼愈成深錮之病。浩然之氣四字一連。但孟子則善養之耳。善養則復其初。失養故餒是失其初。○學曾問胡文定以知言為知至是矣。以養氣為誠意何也。曰誠意則真實為善。以去惡意無不誠則義無不集。由是而心廣體胖。即所謂浩然之氣無不充滿也。但此亦就其大關鍵處言之耳。蓋未誠意之前氣漸不能養。安能剛大而塞天地。既誠意後尚須積漸充長如正心而使忿懣好樂恐懼憂患無一不得其正修身而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乃為集義之精而養氣之至也。故朱子雖取胡說而不以是為確疏。○朱子謂知言然後能養氣。中間尤待剝晰。在知言則於義知之精矣。精義故能集義。集義故能養氣。一箇工夫直做到底。並無二箇。○不格物致知如何能知言如何能知其為義而集之。故曰緊要全在知言。然要其學問成就之極處則既知言知更無餘事。養氣工夫做不盡。孟子到得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其大而未化則充集義養氣之功之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堯

近譬堂藏板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精義謝曰。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辨**按前已曾說志為氣帥。氣為體充。持其志無暴其氣矣。雖善養工夫未及詳言。然已約畧具在上面。只

孟子不第曰善養氣而曰善養浩然之氣則其體段模樣必有可言者故立不問善養而問何謂浩然之氣也若問善養則工夫猶可節次言之今問浩然則誠爲此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可驗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其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罕

近譬堂藏板

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爲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刺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交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夫抵此章支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

語類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便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作

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粹然見而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段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蓋子常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于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如粗而實精。○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體，使一不可三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望

近譬堂藏板

者之中直字尤切。今直字却似以直來養此氣，便是不以直却着甚底來養。黎云：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處。所謂浩然之氣，籠統是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龐曾子不怕細膩。○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欲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

圖 大 全 慶 源 輔 氏 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為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為氣也，氣之用。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望

近譬堂藏板

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為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欲然餒曰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氣也○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所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于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蔡虛齋曰至大初無限量盛大也至剛不可屈撓流行也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為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

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初問至大至剛是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然必直養而無害方能塞乎天地之間其實有作為發揮了但此節本意只是塞乎天地之間其意思出以顯明浩然氣象耳非全不着人說也○呂晚邨曰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辨王觀濤曰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非至大則不能塞乎天地之間矣非至剛則有時塞乎天地之間有時不塞矣○其為氣也既至大至剛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然此浩然之氣雖本天地之氣而生然既稟在人身上了若不是直養無害則已狹小委靡如何見得塞天地之間故必說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天地之有實事可見但此却不重只重形容其體段耳○註明云而又無

作爲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長也。是無害。蓋有不直養而但作爲以害之者。亦有雖知直養而仍作爲以害之者。故必對說在這裏。王說抹去而字大非。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望

近譬堂藏板

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爲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爲憊然之餒矣。或略知道義之爲貴。而欲恃之以有爲。亦且散漫瀟索而不能以自振矣。

語類

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

強於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爲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畧

近譬堂藏板

如合說此語。却恐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又曰。配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事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不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人須是有益。去罵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上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卽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又曰。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又曰。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有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甲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

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它。○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如處去。○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能處此理者也。○氣。直而不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刀。固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衰。瘋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

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爾將釐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還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摧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爲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口這是說氣。口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口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旣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行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精義

伊川曰。氣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旣成。則日爲金器可也。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壘

近譬堂藏板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爲主。理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峰胡氏曰。所謂合。卽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卽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卽恐懼也。○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是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蔡虛齋曰。謂無此氣。則道義莫爲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餒也。○餒字對充字。無是謂無此氣也。餒體不充也。是者。指謂有道義而無氣。氣不足爲理之輔也。故理亦蕭索而不行。衰落而不振也。所以大註云。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字。貼在餒字下。

異蔡虛齋曰雲峰曰所謂合卽延平所謂之意所謂觀貼之意皆誤認延平之意蓋延平所謂觀貼者實兼合而有助二意但凡物之觀貼者皆必是有所合然後相觀貼若方底而員蓋其能相觀貼乎又所謂一滾出來者延平恐人爲氣與道義相配爲是兩物相輔貼故曰一滾出來以見理氣之相依耳亦非以迎合言也○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之後方能配義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配道義所以能無疑懼而不動心也

辨樹單在用說則但曰配義足矣而又必曰配義與道者蓋一事合義行將去亦可謂之配義然於全體之道有未配焉終不是養成浩然之氣而可以塞天地者故必說配義與道乃是有此全體方有此大用也○語類云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底做又恁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此浩然之氣者蓋知得合當恁底做纔是有知義工夫又恁縮不敢去做便是少了集義工夫自然不能生此浩然之氣安得不餒○朱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吳

近譬堂藏板

子既謂無是餒也這是說氣則與後餒字只一般但此云無是餒也是餒而不能配道義後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無集義之功則氣自餒○雲峰謂合卽延平一滾出來之意助卽灑貼起來之意甚妙蓋惟其一滾出來所以能灑貼得起若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已成兩箇事物終是有離時如何不有餒時虛齋駁之非是○註分明說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而虛齋謂不是直養無害後尤爲謬妄但謂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用非塞天地之外又有箇配道義則可耳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望

近譬堂藏板

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

語類問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旣如此。俯仰無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流行。曰這後方如說配義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聞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懼。○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又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簡是而已矣。又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又曰事事都是要合道理。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忤。又曰集猶聚也。處物爲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又曰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也。○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爲所行。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異

近譬堂 藏板

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
 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義以養氣也。○問此
 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
 方生。曰。本是浩然。被入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
 善。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
 只是龐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
 ○問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
 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
 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
 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問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用今說集義如學者工夫。須
 是於平日所為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
 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
 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
 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
 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非
 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
 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氣自流通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
 且以籠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
 罪十。便覺沮去不得了。○問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
 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
 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而。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
 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大全朱子曰。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
 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
 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
 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
 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應
 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
 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
 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
 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容
 氣耳。不久則消矣。○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
 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曰。初下工夫時。

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却又助他道義而行

精義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伊川曰敬只是涵養之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活然之氣從何而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峰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義訓謙字與大學音義同自謙則心廣體胖不謙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雙峰饒氏曰先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晃

近譬堂藏板

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活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口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蔡虛齋曰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此是也但其上云活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戾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二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完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旣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卽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呂晚邨曰襲義卽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旣以讀書窮理爲鶩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

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
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
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不襲為
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善知識視一切皆幻妄。而
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
到底離外不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首
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
求。至善為義外。正坐此病。

異雙峰饒氏曰。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
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所指不同。蓋
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
非道義無以生。○呂晚邨曰。行字屬氣。有不慊於心
卽是不得於心。卽所謂氣壹則動志也。

辨按註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
而得之。語類亦云。非是於外求得是義。而搏出此氣
又云。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
玩此。則義襲是不知義根於心。由心之制而為事之
宜。但就外面事上偶見得義。便要勇以為之。以為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辛

近譬堂藏板

何等理直氣壯。這便是。要取此氣來。不知此不是從
集義所生。如何會浩然。不久自消亡了。義襲指義而
取之。指氣。○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行指所行
之事。纔不合於義。便不慊於心。以義根於心。不是兩
箇事。物行不慊於心。氣早餒了。以氣亦離不得義也。
纔離義。便不浩然。此見心與義合。非義與氣相關。晚
村以行字屬氣。而以為氣壹動志。非矣。○此處孟子
自說集義。自說義當集。而不當襲。非為辨告子也。因
說襲取觸動義。外因說義。外觸動告子。之外義。因說
告子。之外義。觸動平日說告子。之不知義。正以其外
之也。若板板關告子。外義不是此節脉絡。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顛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苾苾，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或問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強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預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至

近譬堂藏板

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唯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然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之私也故必絕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若鷲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由於淵也若曾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垂

近譬堂藏板

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或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養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敬爲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

語義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太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欲之私是爲揠苗而已○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羊傳云師由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或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我卽是

望其長望之久而不如意則掘苗矣。○事正志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制度。○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爲是了。○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爲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是逆天害物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卷三公孫上

壹

近譬堂藏板

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重那箇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揠苗者也。

附大全朱子曰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伊川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同雙峰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

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握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勿害。是養之之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強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慶源輔氏曰所謂握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東陽許氏曰握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爲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焉

近譬堂藏板

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漫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蔡虛齋曰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此數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也。才得他生生字與取字正反對。生是自然來底。取是計較得來底。○養氣工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毋害。以四言該之曰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已。有事固是集義。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不出於集字之外也。蓋養氣工夫。只當在義上着力。不消於氣上着力也。氣上着力便是助長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爲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握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矢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不可以分賓主。不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壹

近譬堂藏板

云為正解本文。○或疑註謂然不芸則失養而已。據則反以害之為專說苗以証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一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卽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養氣。○大註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觀此句見得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正勿助長是無害之。目。○孟子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偃苗者也。先氣而後苗。直說也。集註曰。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偃而助之長者一理也。互相發也。○呂晚邨曰。先苗而後氣。倒懸也。一理也。互相發也。○呂晚邨曰。必有事焉。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卽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伐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確有一轉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字作三平看不得。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

事。握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則勿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卽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勿字作三平講者。因屬謬解。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屈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異。雲峰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美

近譬堂藏板

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蔡虛齋曰大抵人之集義養氣者往往有此二般意或忘或助而忘之與助又皆生於正也或按勿忘不在有事之外助長不在正之外故知其或未充一抗朱說細甚蓋必有事而勿正則氣自生長即生長而未充足尚未得浩然之全體亦只是漸漸涵養了去更無別法也集註有事有所事也所字中包含多少意思格物致知以窮其理是知言前一截工夫集義單貼行說如誠意正心修身皆是集義中漸矣○學會問知言養氣皆不動心工夫乃語類云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集義之節度似抹却知言何也曰論養氣由於知言不窮理無以知言不集義無以養氣而窮理方能集義故知言是前一截工夫然徒能知言只是明得此理而不能實得於己如何能不動心故必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方能塞乎天地是不動心之工夫成處處全在養氣故曰不動心在勇勇在氣○必字是虛字如云必也有集義之事在勇勇在氣○有字有事勿忘勿助長單在行事先說者亦非蓋心不離事不離心○有集義之事便是此心念在事勿正便是此心不期必其效勿忘便是此心不放勿助長便是此心不致妄有作為時解謂不可重拈心字愚謂亦正不得脫離心字○玩朱子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則可見亦非持志自持志集義自集義也但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本言集義之節度而持志即在裏面何也義非敬不能自集也○朱子明云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無忘助皆因於正之說○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指養氣不

耘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助之長者亦指養氣握苗者也。是借喻指點兩者字與兩者也。緊相呼應。語氣甚明。非徒無益句。集註已明切養氣者說。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信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毛 近譬堂藏板

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或問說而不妄則必爲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爲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爲楊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爲然張子曰釋氏之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難行則說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

評類 說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諛上起諛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然楊氏爲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爲蔓衍推之愈濶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注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爲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爲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問說淫邪遁曰諛只是偏諛如人足跛相似斷行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奕

近譬堂藏板

不得且楊墨說爲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子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己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自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心便大綱已壞不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了○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諛若辨得那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句語有四句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那六句便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說辭知其所蔽諛是偏諛之諛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

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復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爲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又曰。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語。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說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諛。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者。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堯

近譬堂
藏板

同大全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諛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爲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雙峰饒氏曰。諛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諛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諛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諛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爲我兼愛爲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好底。諛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諛邪遁起於諛。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諛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卒

近譬堂藏板

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所物欲所蔽。有所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

正意止於此。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蔡虛齋曰。卽其辭之諛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淫邪遁皆然。要看四箇所子。諛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諛。存許多樣諛。蔽亦有許多樣蔽。諛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諛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做此。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又安能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平正對偏。彼有言。正則不偏。平則不跛。通達則不窮。而離遁矣。言有諛。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言之所以平正者。以其心之平正也。心之所以平正者。以其理之平正也。理之所以本平正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天然自有之中。在於人。人實得此理於心。則及於言者。自平正而不偏跛。其終至於通達。而無礙矣。是豈能於其所本然者。而有所加益哉。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心通於道。凡言不衷於聖賢之理。則便有諛淫邪遁之失。

不必定爲主持世道之言。如揚墨異端之類。乃有此失。但揚墨異端其大者耳。蔽陷離窮之失。皆生於其心。其所以生於其心者。不窮理之過也。若但求心。則仍告子之強制其心。亦卽告子之勿求於心矣。不但知其蔽。並知其所蔽。不但知其陷。並知其所陷。不但知其離窮。並知其所離窮。是並病之根源。都洞察了。任你千變萬化。我便洞如觀火。此非知性而似天不能幾此。他生心自是害政。發政自是害事。亦有許多般財害政。亦有許多般發政。有許多般財害事。亦有許多般發事。爲知言之究竟也。知義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故前孟子以外義對養氣。而此節註卽以外義爲告子之言之病也。於此見義字是通章主腦。

禎按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衛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止。

朱子異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空

近譬堂藏板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詔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太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爲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

附大全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

同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蔡虛齋曰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善爲說辭。則是亦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不期于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我於辭命。此命字。是爲命禪。草創之命。

異蔡虛齋曰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曰丑之學識粗淺。蓋以爲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辭說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吳因之曰

朱子吳同條辨

孟子

卷三公孫上

三

近譬堂藏板

夫子既聖之言。非如下節子貢真見孔子爲聖。而以是稱之。只是夫子勇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句正照孟子勇於自任意。註中兩自謂要重看。

辨按善言德行。註明云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則所謂善言者。只是說得此德行之理透切。與不身有而摹擬形似者自不同也。若善爲說辭。是凡有敷陳。無論在已在人。或談道德。或講事功。或使命往來。無一不善。如何以善言德行。便謂兼之。況與下孔子兼之句有礙。虛齋說未可從。或曰後有等體。如顏淵則似可以德行兼辭說。曰具體中亦有等級。如顏淵之具體。豈即可與閔子冉牛之具體同觀乎。且須活看。爲佳。丑原不知孟子造詣幾於聖。因聞知言養氣之論。出於平日所見之外。因引此一段。見孔子兼之。夫子亦兼之。此是正意。孔子兼之。猶自謂辭命不能。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明明能兼。豈不既聖。若以孟子勇於自任爲聖。則是不足孟子之誦矣。吳說非是。

